# PART1 采访问题组织思路与采访过程

11月15日，本小组全体成员进行了第一次线下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采访大纲。在进行采访大纲的讨论时，我们严格按照老师所给的文档中的要求来进行，先是将采访问题分为“本人创作”、“疫情”和“未来的规划和设想”这三个Part。在这三大Part的基础之上，小组成员按照“了解-询问-深入”这一逻辑，提出各自的建议与意见来逐渐来完善问题，完成大纲初稿，并咨询了采访对象是否愿意接受录音的这一请求。

12月12日，临近采访日期，本小组再一次组织全体线下会议来完善采访提纲，并对采访对象乌日娜做一个全面的背景了解，包括其参演的话剧、参与编剧与导演的话剧、网剧等，并且以“一人一部”的方式对乌日娜的代表话剧进行详细了解。

12月13日凌晨，采访对象乌日娜的私人行程与本次采访产生了冲突，本小组不得不放弃此次采访。与此同时，本小组又联系了另一位开心麻花的话剧演员刘思维，并且就采访的方式与时长进行了敲定，最终于12月18日17：00对其进行采访。

本小组全体成员于18日下午17时准时到达世纪剧场的后台对刘思维老师进行采访，由于路上堵车，刘思维老师于17：30左右到达后台进行采访。鉴于19:30分刘思维老师还需进行《动物视界》的话剧演出，本小组全体成员临时商讨决定，采访过程将偏重于“疫情”这一部分。

整个采访过程大约持续了一小时。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本小组成员主要围绕“正常情况下与疫情期间在话剧创作、表演和工作方面的对比”来进行提问，并适时地进行深入的追问，来达到本次调查的目的。本次的采访让小组成员感到收获良多，不仅是对刘思维老师个人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开心麻花这个公司、甚至是疫情前后在戏剧行业所发生的变化都有了详细的了解。

# PART2 近五年的戏剧创作

作为开心麻花剧团的功勋演员，刘思维老师在近五年内参演了大量的舞台剧和音乐剧。在采访前，我们在微博上与刘思维官方粉丝团“刘思维全国后援会”取得了联系，获得了刘思维老师近五年来所参演剧目丰富的相关资料。2016年3月，刘思维老师主演开心麻花经典舞台剧《夏洛特烦恼》，在剧中饰演男一号夏洛；2017年11月，刘思维老师参演开心麻花与庾澄庆合作的音乐剧《西哈游记》，在剧中饰演火孩儿；2019年5月，刘思维老师主演开心麻花舞台剧《隐婚男女》，在剧中饰演男主角崔民国；2020年12月，刘思维老师主演开心麻花贺岁舞台剧《动物视界》，在剧中饰演男一号杨棍儿。除以上剧目外，刘思维老师还参与了多个真人秀、综艺节目的录制和《兄弟，得罪了》等网剧的拍摄，并负责了大量的影视相关、综艺相关的工作。

当我们问及“近几年参演了哪些印象深刻的剧目”时，刘思维老师笑言“几年前演的舞台剧都不太记得了”，他回忆道：

……其实我已经有快两年没怎么演出了，之前一直在演出。我是2012年来的开心麻花，（之前）2012-2018年这六年都在舞台上，那时候演出比较多，一年要演3部戏，轮着演。

而今年年底首演的开心麻花贺岁舞台剧《动物视界》，既是刘思维老师寄予厚望的一个剧目，也是他工作重心回归舞台演出的第一部作品。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动物视界》一剧的基本构思早在两三年前便已成型，原定于今年年中首演，因为疫情的缘故迁延至年末贺岁档；《动物视界》是一部为刘思维老师量身定制的剧目，其新颖的情节给刘思维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今年这个作品《动物视界》是我好朋友何子君导演的，他两三年前就和我说了这个想法，想要做一个动物和人互换的故事，（我觉得）还挺新颖的。他当时就和我说好了（让我来演），几乎可以说是给我量身定制的这个角色。他今年（制作的时候）也没想到会赶上疫情……现在十一、十二月才开始演。

在导演和编剧方面，刘思维老师自述在近几年做了一些幕后的事情，但主要还在学习阶段。刘思维老师希望“自己的戏能够有一些个人特色、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认为自己“距离纯导演和编剧还有一定距离”，因此近几年仍以舞台剧、音乐剧演出为主，尚无独立编剧、导演的作品。

# PART3 疫情对于戏剧的行业 及其本人创作的影响

## 1、疫情对于本人创作的影响

整体而言，疫情对于刘思维老师的创作影响主要是工作方式发生了变化，工作的效率降低，但工作时间并没有减少。

采访中，刘思维老师表示，他一开始是没有想到疫情如此严重的，印象中上一次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还是非典。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已近年关，他本人当时在家过年。之后疫情严重，他原定的旅行计划取消，所有的工作也只能转为线上。在家办公期间他和好朋友何子君导演在商讨一部新的作品，也是我们此次采访他时他即将演出的剧目《动物视界》。

对比起之前线下创作时主创、编导们在公司的会议室里每天都坐在一起探讨剧本，这次疫情期间只能在线上讨论剧本。

“问：那疫情之前您的创作方式是什么样的呢？

答：那时候都是在公司，会在排练厅或者会议室里，主创、编导会坐在一个桌子前面一起聊。

追问：是专门约时间聊吗？

答：其实基本上是每天（都会一起聊），创作的时候每天都（这样），很少休息，

追问：也就是说疫情只是改变了工作方式？

答：对，工作时间是没有减少的。”

刘思维老师提到，线上大家探讨剧本时容易精力不集中，视频聊天不仅容易犯困，家中事务、孩子也会分散注意力。此外，线上探讨剧本时大家的时间不好协调，并且会受制于网络信号的稳定与否，整体讨论过程的效率就大打折扣。

刘老师此处着重强调了一下网络信号不好带来的影响，因为剧本创作的过程中主创们总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如果网络信号打断了灵光一现的想法，再说一遍时就已经忘了，并且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线上聊可能会突然信号不好，对面说的话就没听见，但是要再说一遍已经忘了，（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大家聊的时候）不是想了好久再说了，（而是）灵感一来了就说，（这种情况下要）再说一遍可能真就忘了。”

在疫情期间，刘老师表示自己也可以算作是失业了几个月，在收入方面有影响，但是在个人能力提高方面没有很大影响。

在常规的公司内剧本创作之外，一方面，他在参加综艺节目进行学习、积累以及个人宣传；另一方面，他也让自己通过多看电影、电视剧、网剧的方式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去分析演员的演技，思考自己会如何呈现相应的片段。

“有时候（去参加一些节目综艺）是为了宣传的，和节目组互利。（很多时候参加综艺节目）是一个学习和积累的过程吧，还没有停止向前的步伐。”

“（疫情）对我来说有影响到收入，但是在（个人）能力提高方面，（还是没有很大的影响的）。没有综艺去录的时候，就给自己找一些事情（来提高业务水平），（比如）疫情期间多去看电影，去了解现在的电视剧、网剧，多方面地去了解。”

## 2、疫情对于本人生活的影响：

除了创作之外，疫情对于刘思维老师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最明显的影响就在于和粉丝的交流。身为舞台剧演员，刘老师也有着数量相当的一群粉丝，但他说这与影视剧演员或爱豆（唱跳偶像）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他们与粉丝的距离是很近的：

“舞台剧的粉丝和演员距离其实不像影视剧idol和粉丝的距离那么远，粉丝想看真人的话，买票就能来。而且剧场只有一个门，粉丝想看的话，后门走出去就能堵着，就能签字合照。”

演员在台上表演，粉丝在场下立刻就能给出回应；台上抖一个包袱，观众的笑声立刻就能将情绪又传递回演员。疫情期间，由于剧场的关闭，观众和粉丝很难有机会见到他们的偶像本人，又少有机会通过综艺、影视等其他方式来看到偶像。为了安慰鼓励自己的粉丝和戏迷朋友们，刘思维老师开拓了短视频和直播领域的业务：

“他们也会说想看我演出，但是没法演出怎么办呢，于是就创办了一个抖音账号，这样粉丝还能隔几天互动。我之前还是挺排斥抖音这种东西的，我喜欢在舞台上演剧，但是不太喜欢在短视频里边演戏剧；于是我就录一些唱歌的视频，或者读一些有意义的话。疫情期间还给自己剪了个刘海，因为理发店都关门了，录了一个自己剪头的视频还传到网上上去了，教大家剪头发。这样还能和粉丝保持互动，要不然害怕再演出没有粉丝来看了怎么办？”

对于刘思维老师来说，粉丝是他相当珍视一部分。粉丝们平常默默付出，在疫情期间也依然热情地与他保持互动，剧场恢复后的第一场戏也送来十分用心的应援。因此，他也总会去想着为粉丝做些什么：

“我们其实没为粉丝做什么，但是其实他们为我做了很多，他们会在背后默默奉献很多，他们甚至还会招聘，文案组、修图组什么的，还会画我演出的角色，真的很用心。他们其实也没有很多钱，还会订制首演蛋糕、送花。我们就会很感动，虽然演舞台剧没挣多少钱，但是有这么多人有因为你而让他们自己变得更好，这个事情就很有意义。所以我去拍综艺影视也好，每年都还是要回来演一演，哪怕一年就演个十几二十场，也为了让粉丝见一见得到满足。”

微博也是老师与粉丝们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疫情期间更是成为了主要的聊天阵地。在他的微博官方粉丝群中，有300多位忠实粉丝活跃在其中与他互动，他在疫情期间经常“空降“回复。微博私信也常年向粉丝开放。

“私信我大部分时候是会回复的，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思维你好帅啊！”之类的，我就不知道回什么，就算了不回了。也有的（粉丝）打卡，每天发“喜欢你第一天”“喜欢你的第二天”……“喜欢你的第一百天”，等到什么哪天打卡断了我可能会回复“诶我就等这一天”。我经常这样跟他们互动一下开开玩笑。”

还有许多粉丝常常在私信给老师“吹彩虹屁”，在见到“你是我的明灯”“你真的会发光呀”这样的真情告白时，老师总谦虚地说自己也算不上，也没什么架子够不上这样的高度。疫情期间，老师还会特别注意提醒粉丝让他们出门戴好口罩，面对粉丝们渴望恢复演出的期待，他也不断给出恢复后一定为大家呈现精彩舞台的承诺。

除了粉丝之外，刘思维老师生活中最重要的另一个部分就是家人。疫情期间工作强度降低带给他的还有更多陪伴家人的时间：

“以前我们节假日的时候也特别忙，一年只有过年才回家。一般过年前两三天才回家，有时候为了工作初三初四就得走了，最晚初八也得走了，这回因为疫情待到正月底。这次疫情给我感触挺大的就是在家陪父母，每天都能和家人见面、聊聊天。家人的陪伴是无法替代的，多挣钱也替代不了和家人共处的时间。因此这个很宝贵，不是用其他东西能衡量的。我爸妈也有这个感觉，疫情虽然很糟心，但是能多待在家里也挺好的。”

在家的时候，除了撸猫、陪伴家人、娱乐放松之外，刘思维老师还用这段时间大量观看了许多电影和演出录像，不断提升自己，也时刻保持着演员的状态，等待着剧场恢复后再次与观众们相见。

## 3、对开心麻花的影响

对开心麻花的影响来说，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经济收入、未来发展及演员生计。从经济效益角度来看，疫情导致了创作筹备周期被延长，创作时间成本被增加。一般开心麻花的戏从创作到演出平均利用五六个月就能完成，而疫情复工后的舞台剧《动物视界》却用了九个月的时间。虽然说剧中的音乐及舞蹈元素增加了创作时长，但疫情下演员们无法见面排练、沟通，也对剧造成了不小的延误。刘老师也提到其实演员们更担心的是剧本创作出来、排练好了，却因为疫情严重剧场无法开门而导致无法出演。这样子舞台剧的热度都会大打折扣，变得冷淡。比如开心麻花去年年底有部戏的口碑不俗和票房大卖，本想着年后在全国大量的巡演，结果因为疫情被搁置，直到最近十一月才开始复演但观众的热情都冷却下来了。疫情也导致了收入的锐减，开心麻花的戏一般都是在十月至十一月向公众面世的，而且主要创作是针对贺岁的，所以疫情对开心麻花的主要收入来源造成了颇大的亏损。思维老师透露：“现在剧场（上座率的规定）是75%，其实一开始是30%，后来是50%，那个时候剧院是不挣钱的，（反而要）赔钱的。”但因为有很多喜欢开心麻花剧的观众们渴望走进剧场，演员们想要演出，公司们也想要盈利去维持庞大的公司运营，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亏本演出。例如受疫情影响，开心麻花演出业务停摆近300天，于是《动物视界》这部年底大戏，也肩负着与以往不同的意义，开心麻花也在亏损的情况下，愿意以极低的价格，还利于民，让更多的观众享受爆笑体验，于是除了前排观演是三百八十元外，部分一层座位及全部二层座位价钱也只需八十元。

疫情也导致了开心麻花对未来发展有了新的规划。刘老师提到，影视在疫情之后恢复的比较早，在疫情稍微控制住了，人少一点的剧组就可以开机了。但是被问到疫情期间麻花没有美考虑将重心向影视那边倾斜的时候，老师则回应，影视收到疫情影响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承载的多，损失的也多。由于疫情院线关门，很多电影被积压无法上演。影视公司的回款无法收回，便会导致破产倒闭的现象，万达便是其中一个例子。新冠肺炎的情况一直反反复复，刘老师也同意发展线上的直播、带货、短视频，可以减少对剧团的冲击。而事实上开心麻花也有一直在接触影视，试图将戏剧影视化，比如《夏洛特烦恼》、《羞羞铁拳》、《李茶的姑妈》等，但也要看戏剧的题材适不适合影视化。开心麻花也有考虑过进行和剧有关的直播，即直播剧。“而且短视频都是相对快节奏的，大家很少会静下心来看（一个短视频），剧直播呈现很难，如果稍微没有意思一点大家直接就划过去了。不像大家去视频网站找一个视频，会有找剧资源的成本，会有预期、期待。”由于短视频都是相对快节奏的，要将剧本在短时间被呈现是比较困难的，在短时间抓住观众眼球也是困难的。

对演员的影响来说，疫情期间有很多演员相当于是“失业”的。开心麻花有两种演员，一种是合同演员，一种是非签约演员。对于没有签约，即基本工资单位的演员来说，就要彻底转行了。但虽然有底薪的演员还有一定的保障，他们的工作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创作、编剧、导演这些前期创作是不需要下地排练的，而在这个时期，演员们没有演出，也不能排练，电视台也无法录影，相当于演员是“零收入”，于是剧团中有不少的演员成为了微商，卖电子烟等等。可以说演员们因为疫情都经历了从“失业”到现在“重新就业”的阶段。

## 4、疫情对整个产业的影响

被问到疫情对整个产业的影响时，刘老师举例说，疫情前会出现流量偶像去演电影，就会有粉丝买单，票房不俗的情况出现。也会有很多影视公司觉得拍一些内容不好的作品也能上院线挣钱的情况出现。但随着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及国内观众审美的提高，当两者呈现反比发展状况的时候，即观众审美提高的同时，经济能力下降。观众对于花出去的钱，便会更加计较物超所值。而且能够在疫情中存活的公司，都会有真正的实力，在这个情况下，许多质量不高或者没有艺术性的作品都会被筛选掉，实际上是对这个行业的净化，也避免了观众花无用的金钱。

# PART4 未来的规划和设想

虽然刘思维老师在疫情期间做了许多出色的幕后工作，但是在谈及未来规划会不会转向幕后时，他谦虚地表示，“虽然做了一些幕后的事情，但是距离纯导演和编剧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作为一个对自己有着高要求的人，刘老师用满分100的试卷来打比喻，“及格六十分是不够的，起码也要七八十分才行”，他希望自己的戏在符合大众审美的基础上能够有一些个人特色，有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东西，能够表达一些有意义的元素。因此，刘老师认为自己现阶段“还是以演为主，有尝试导演工作的机会也会多接触”，比如给导演做一些助理的工作，从中也能获益颇丰。

此外，在谈及疫情期间对于未来的其他新规划时，刘思维老师开玩笑地提出了“当穿搭博主”和“开店售卖自己原创品牌的服装”，同时也提到了其他开心麻花的演员朋友从事的微商和直播，以及麻花在线上进行的短视频制作等等活动。对于许多戏剧演员而言，这些在疫情期间发展出的副业，在演出逐渐恢复后作为当下生活和未来规划的一部分继续存在着。刘老师也表示虽然目前不考虑发展穿搭博主的业务，但是可以将其作为未来规划的一部分。

在问及开心麻花对于未来可能的疫情的准备时，刘思维老师再次提到了“直播、带货、短视频这些，在疫情期间其实是可以做的”，因为演员、导演、编导条件都是具备，实际上开心麻花目前也在慢慢拓展这部分业务，积累经验。但是同时老师也认为，“短视频都是相对快节奏的，大家很少会静下心来看一个短视频”，相比而言一部戏剧带给观众的意义是会深远许多。因此，刘老师仍然希望能够以戏剧而非短视频的形式来进行演出。同时，老师也提出，开心麻花一直有在将舞台剧改编为电影的形式。虽然疫情对于电影业的冲击可能会小于对于戏剧业，但是影视化的改编还是要因剧制宜，“有的剧题材适合，有的题材不适合”。